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文明小史  
第十六回 妖姬織豎婚姻自由 草帽皮靴裝束殊異

卻說賈氏兄弟三人，跟了姚老夫子，從小火輪碼頭上岸，叫了六部東洋車，一直坐到三馬路西鼎新巷口下車，付了車錢，進得春中福棧房。當由櫃上管帳先生，招呼先在客堂裡坐了一回，隨見那個接客的，押著行李趕到。就有茶房開了三四兩號房間，等他主僕六人安頓行李。諸事停當，姚老夫子因天色還早，便帶了兒子、徒弟一共五人，走出三馬路，一直向西，隨著石路轉灣，朝南走到大觀樓底下，認得是斗茶館，遂即邁步登樓。其時吃早茶的人畢竟有限，他師徒五眾，就揀了靠窗口一張茶桌坐下。堂相泡上三碗茶，姚老夫子只肯兩碗，堂官說他有五個人，一定要三碗，後來姚老夫子說堂倌不過，只得叫他放下。其時離開中飯還遠，姚老夫子叫兒子向樓底下買了五塊麻斗餅，拿上來叫大家充饑。買家兄弟身上都還有零錢，進來的時候，早已瞧見樓下有饅頭燒賣出賣，當由賈葛民下樓，又買了些上來，彼此飲餐一頓。點心吃過，彼此一面吃茶，一面闡講。姚老夫子便對他四個人說道：「你們四個人，都是初到上海夷場上的，風景也不可不領略一二。我有一個章程，白天裡看朋友、買書，有什麼學堂、書院、印書局，每天走上一二處，也好長長見識。等到晚上，聽回把書，看回把戲，吃頓把宵夜館，等到禮拜，坐趟把馬車，游游張園。什麼大菜館、聚豐園，不過名目好聽，其實吃的菜還不是一樣。至於另外還有什麼玩的地方，不是你們年輕人可以去得的，我也不能帶你們走動。」賈家三兄弟同他兒子聽了，都覺得津津有味。正說話間，只見一個賣報的人，手裡拿著一疊的報，嘴裡喊著《申報》、《新聞報》、《滬報》，一路喊了過來。姚老夫子便向賣報的化了十二個錢，買了一張《新聞報》，指著報同徒弟說道：「這就是上海當天出的新聞紙，我們在家裡看的都是隔夜的，甚至過了三四天的還有。要看當天的，只有上海本地一處有。」賣報的人，見他說得在行，便把手裡的報一檢，檢了十幾張出來，說道：「如要看全，也不過一百多錢；倘若租看，亦使得。」

姚老夫子便問怎麼租法？賣報的人說道：「我把這些報通統借給你看，隨便你給我十幾個錢，等到看過之後，仍舊把報還我就是了。」姚老夫子聽他說便宜，便叫他留下一分。買家兄弟近來知識大開，很曉得看報的益處，聽了賣報的話，竟是非常之喜。立時五個人鴉雀無聲，都各拿著報看起來。不曉得看到那一張報，忽然賣子猷大喊一聲，說了句：「你們快看呀！」

姚老夫子不曉得報上出了什麼新鮮新聞，忙問什麼事情？同桌幾個人，也把身子湊近來看。誰知不是別事，乃是看見報後頭刻的戲目，今夜天仙戲園准演新編文武新戲《鐵公雞》。賈子猷在鄉下時，他有个表叔從上海回家，曾賞過天仙戲園唱的《鐵公雞》如何好，如何好，所以他一直記在心上，如今看見，自然歡喜，連他兄弟老二、老三看了，亦都高興，一定今天晚上吃了飯去看戲。姚老夫子說道：「原來如此，世界上最能開通民智的事，唱戲本在其內，外洋各國，所以並不把唱戲的當作下等人看待，只可借我們中國的人，一唱了戲，就有了戲子的習氣。這出《鐵公雞》，聽說所編的都是長毛時候的事情，看過一遍，也可以曉得曉得當日的情形。但我聽說此戲並不止一本，總要唱上十幾天才會唱完。」賈子猷道：「如今難得湊巧，我們到這裡，剛剛他們就唱這個戲。總之，有一天看一天，有一本看一本，等到看完了才走。」

師徒幾人，正在談得高興，忽見隔壁桌上有一個女人，三個男人，同桌吃茶，還一同在那裡指手划腳，高談闊論。看那婦人年紀不過二十歲上下，頭也不梳，臉也不洗，身上穿了一件藍湖縐皮緊身，外罩一件天青緞黑緞子鑲滾的皮背心，下穿元色褲子，腳下跌著一雙繡花拖鞋，拿手拍著桌子說話；指頭上紅紅綠綠，帶著好幾只嵌寶戒指，手腕上叮叮噹噹，還有兩付金鐲。賈家兄弟瞧了，以為這女人一定是人家的內眷，所以才有如此打扮，及至看到腳下拖著一雙拖鞋，又連連說道：「不像不像！人家女眷，斷無跛著鞋皮就走出來上茶館的！」既而一想，聽說上海這兩年有人興了一個什麼不纏足會，或者這女人就是這會裡的人，也未可知。賈氏兄弟一面胡思亂想，一面又看那三個男人，一個是瘦長條子，身上也穿著湖縐袍子，把個腰禮的瘦挺僵硬，腰下垂了兩幅白綢子的札腰，上身穿一件三寸不到的小袖管的長袖馬褂，頭上小帽，有一排短頭髮露在帽子外面，腳下挖花棉鞋，嘴裡含著一根香煙，點著了火在那裡吃。這男人同那女人坐的是對面，但是只有女人說的話，那男人卻拿兩眼睛看著鼻子，一聲也不言語。再看那兩個男人，卻是一邊一個，在上首坐的，穿一身黑，是黑袍子、黑馬褂、黑札腰、黑鞋、黑帽子，連個帽結子都是黑的。這個人一臉橫生肉，沒有鬍鬚，眼望著女人說話，並不答腔。坐在下首的，是個短搭，雖有正月天氣，卻不戴帽子，梳的淨光的一條大辮子，四轉短頭髮，足足有三寸多長，覆在頭上，離著眉毛反不到一寸；身上也穿著藍湖縐大皮棉襖，腿上黑絨褲子，黑襪，皮鞋，臉上卻帶了一付外國黑眼鏡，這個人有時也替那女人幫腔兩句。但是，一個個那朝著帶黑帽結子的人說話，並不理那個瘦長條子。賈氏兄弟見此四人，不倫不類，各自心中納悶，看了一回，便回過頭去請教姚老夫子，問這三個人是做什麼的？

姚老夫子未及答言，旁邊桌上有個人對他說道：「有什麼好事情？不過拆了姘，姘了拆，還有什麼大不了的。」姚老夫子看上海新報新書看的多了，曉得上海有一種軋姘頭的名目，頗合外國婚姻自由的道理，等到事情鬧大了，連著公堂都會上的。姚老夫子此時只因三個高徒，一個兒子，都是未曾授室之人，只好裝作不聽見，不理他們。賈子猷連問兩聲不答，便曉其中必有原故，也不便過於追問，只好拉長著耳朵，聽他們說些什麼。豈知正要往下聽，忽見女人同那個瘦長條子一言不合，早已扭作一團，帶黑帽結子的人，立刻站起來吃喝，不准他二人動手。他二人不聽，戴黑帽結子的人，便把二人竭力的拖到扶梯邊，朝著樓下一招呼，早有一個中國巡捕，一個紅頭黑臉的外國巡捕守在門口。等到上頭一對男女剛剛下樓，跨出了門，早被兩個巡捕拖著朝北而去，後邊還跟了一大群看熱鬧的。於是樓上吃茶的人，紛紛議論，就有人說：「剛才這個女人，名字叫做廣東阿二，十三四歲上曾在學堂裡讀過一年的外國書，不曉得怎麼到了十七八歲上，竟其改變了脾氣，專門軋姘頭、弔膀子。那個瘦長條子，是在洋行裡當跑樓的，不曉得怎麼就被他弔上了。如今又弄得這麼一個散場，真正令人難解。現在一同拖到大馬路行裡去，論不定明天還要解公堂哩。」又有人說：「那個戴黑帽結子的人，就是包打聽的伙計。他們拆姘頭拆不好，所以請了包打聽的伙計來，替他們判斷這件公案。後來連著包打聽的伙計都斷不下來，所以才拖到行裡去。」說到這裡，便有人問剛才那個穿短打的是個什麼人。那人道：「那個是馬夫阿四，一向不做好事，是專門替人家拉皮條的。這一男一女，就是他拉的皮條。如今到了拆姘頭的時候，仍舊找著原經手。原經手勸不好，只怕明天還要陪著吃官司呢。」

姚老夫子見他們所說的都是一派污穢之言，不堪入耳，恐怕兒子、學生聽了要學壞，正想喊堂倌付清茶錢，下樓回棧。

剛正付錢的時候，忽又聽得樓梯上咯咯咯一陣鞋響，賽如穿著木頭鞋一樣。定睛看時，只見上來一個人，高大身材，瘦黑面孔，穿了一身外國衣裳，遠看像是黑呢的，近看變成了染黑了麻線織的，頭上還戴了一頂草編的外國帽子，腳上穿了一雙紅不紅、黃不黃的皮鞋，手裡拿著一根棍子。這人剛剛走到半樓梯，就聽得旁邊桌上有個人起身招呼他道：「元帥，這裡坐！元帥，這裡坐！」那來的人，一見樓上有人招呼他，便舉手把帽子一摘，擊在手裡，朝那招呼他的人點了點頭。誰知探掉帽子，露出頭頂，卻把頭髮挽了一個警，同外國人的短頭髮到底兩樣。他們師徒父子見了，才恍然這位洋裝朋友，原來是中國人改變的。再看那個招呼他的人，卻戴著一頂稀舊的小帽，頭髮足足有三寸多長，也不剃，一臉的黑油，太陽照著發亮；身上一件打補釘的竹布長衫，腳上穿著黑襪，跌了一雙破鞋。當下師徒五個人，因見這兩個蹤跡奇怪，或者是什麼新學朋友，不可當面錯過，於是仍舊坐下，查看他們的行動。只見來的這個洋裝朋友，朝著這人拱手道：「黃國民兄，多天不見，來了幾時了？」黃國民道：「來了一點多鐘了。」洋裝朋友道：「國民兄，我記得你還是去年十月裡，我們同在城裡門蟋蟀的時候我同你在邑廟湖心亭上吃茶，你剃的頭。如今一轉眼又三個月，你的頭髮已經長的這般長，也可以再剃一回了。」黃國民道：「外國人說頭髮不宜常剃，新剃頭之後，頭髮孔都是空的，容易進風，要傷腦筋筋的，所以我總四五個月剃一回頭。」一面閒談，一面又問洋裝朋友道：「元帥，你吃點心沒有？」洋裝朋友道：「我自從改了洋裝，一切飲食起居，通統仿照外國人的法子，一天到晚，只吃兩頓飯，每日正午一頓飯，晚上七點鐘一頓飯，平時是不吃東西的。但是一件，外國人的事情樣樣可學，只有一件，是天天洗澡換新衣裳，我是學不來的。」

黃國民道：「外國人天天洗澡，不但可以去身上的齷齪，而且可以舒筋活血，怎麼你不學？」洋裝朋友道：「我不洗澡，同你的不剃頭一樣，怕的是容易傷風，傷了風就要咳嗽，咳嗽起來就要吐痰。你幾時見外國人吐過痰來？我們談談不要緊，倘是真正遇見了外國人，有了痰只好往肚裡咽。記得去年十二月裡，我初改洋裝的時候，一心要學他們外國人，拿冷水洗澡。誰知洗了一次，實在凍的受不得，第二天就重傷風，一天咳嗽到夜，偏偏有個外國人來拜會我，同他講了半天的話，我半天一口痰不敢吐，直截把我癩得要死。所以我從今以後，再不敢洗澡了。」

黃國民道：「還是你們洋裝好，我明天也要學你改裝了。」洋裝朋友道：「改了裝沒有別樣好處，一年裁縫錢可以省得不少，二來無冬無夏只此一身，也免到了時候，愁著沒有衣服穿。」黃國民道：「夷場上朋友，海虎絨馬褂可以穿三季，怎麼你這件外國衣裳倒可以穿四季呢？」洋裝朋友道：「不滿你說，你說我為什麼改的洋裝？只在中國衣裳實在穿不起，就是一身繭綢的，也得十幾塊錢。一年到頭，皮的、棉的、單的、夾的，要換上好幾套，就得百十塊錢。如今只此一身，自頂至踵，通算也不過十幾塊，非便可以一年穿到頭，而且剝下來送到當舖裡去，當舖裡也不要。這一年工夫，你想替我省下多少利錢？」黃國民聽了，不覺點頭稱是，連說：「兄弟回去，一定要學你改良的了。」正說話間，只見洋裝朋友，忽然把身子一挪，像是脖子上了有東西咬他癢癢似的，舉起手來一摸，誰知是一個白蟲。洋裝朋友難以為情，立刻往嘴裡一送，幸虧未被黃國民看見。不料隔壁台上賈葛民眼睛尖，早已看得明明白白，私底下告訴了大眾。姚老夫子也聽出這兩人說的話不過如此，隨即立起身來，領了徒弟、兒子，一同下樓，仍由原路回棧。等到走至棧中，正值開飯，師徒四個商量，吃完了飯，同去買書。霎時間把飯吃完，姚老夫子便囑咐兒子道：「你過幾天就要到學堂去的，你還是在棧房裡靜坐坐，養養神，不要跟我們上街亂跑，把心弄野了，就不好進學堂了。」兒子無奈，只好在棧裡看守行李。

他們師徒四個，一同出門，賈家兄弟三個，更把個小廝帶了出去，說是買了東西，好叫他拿著回來。當時五個人出得三馬路，一直朝東，過望平街再朝東，到了一個地方，有一個大城門洞子似的。賈家三兄弟不曉得是個什麼地方，要姚老夫子領他們進去逛逛。姚老夫子連連搖手道：「這是巡捕房，是管犯人的所在，好好的人是不好去的。」三兄弟只得罷手。跟著姚老夫子朝南，到了棋盤街，一看兩旁洋貨店、丸藥店，都是簇新的鋪面，玻璃窗門，甚是好看。再朝南走去，一帶便是書坊，什麼江左書林、鴻寶齋、文萃樓、點石齋各家招牌，一時記不清楚。姚老夫子因歷年大考、小考、趕考棚的書坊，大半認識，因同文萃樓的老闆格外相熟，因此就踱到他店裡去看書。

誰知才進了店門櫃檯外邊，齊巧也有一個人在那裡買書。那人見了姚老夫子，端詳了一回，忽地裡把眼鏡一探，深深一揖道：「啊呀！文通兄，你是幾時來的？」姚老夫子聽了，不禁嚇了一跳，定睛一看，原來是一個極熟的熟人。

你道是誰？且聽下回分解。